



最高的邏輯與生命的法則 念生

——由佛教立場讀 蔣夫人新著——

本年九月一日，中央日報載蔣夫人近應美國聯合新聞報雜誌公司主持人講古士之請，撰寫闡析東方哲理，聯合西方觀念之精闢短文，題為「行為決定人品」，原文如下：

『如果過去曾給予我們以任何教訓的話，那便是每一個因必有其果，每一項行動都有其後果。我認爲這是宇宙的精神基礎，它對於現在以及未來的世界都同等適用。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，這句話對於每一個人的一生都是正確的，種好因得好果，種惡因得惡果。』

的確，陽光對於聖人與惡人一樣普照，而且惡人似乎反而常常得志。可是我們可以斷言，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，惡者的得志乃是一種幻象，因爲生命對於我們所有的人都保有功過記錄簿的。

我們到了最後，仍是我们所有行動的總和。本性是不能作假的，也不能像衣服一樣隨便穿上脫下，以滿足一時的奇想。本性正如深入樹心的樹紋一樣，是需要時間與養育來使之成長與發展的。

我們使這樣一天天地寫下自己的命運，因爲我們做了什麼，便必然成了什麼，我相信這是最高的邏輯，而且是生命的法則。

這是一篇原則性的理論，當然很廣泛時，適用於種種方面，但是我以佛教徒的眼光來看，認爲更通用於解釋佛教。現在不論著者的原意如何，只就佛教的看法，加以說明。

首先要說明的，什麼是因果？可以分爲二種：第一是物質因果，第二是理性因果。

物質因果，是由物質現象，表現其因果，有合理不合理的分別。不合理的因果，如作強盜是因，搶到了錢是果；行賄是因，達到了行賄的目的。合理的因果，如孝親是因，得到好名譽是果；救人是因，得到人的酬謝是果。無論合理與不合理，其因果關係，都是物質表現。不合理的因果，屬於惡一方面；合理的因果，屬於善一方面及無記方面。（無記是佛教名詞，指非善非惡而言。）善惡皆如前舉的例。無記的因果，如讀書是因，增加知識是果；運動是因，保持健康是果，乃至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皆是。

理性因果，是超物質的，如佛教常說若能不殺，得長壽報；若能行施，得大富報。反之，若行殺害，得天折報；若行偷盜，得貧窮報。若由物質因果的眼光，來看理性因果，令人難信，因爲不殺是保全他人的壽，怎麼能爲自己長壽的因呢？行施是使他人得富，怎麼能爲自己大富的因呢？殺害是使他人短折，爲什麼是自己短折的因呢？偷盜是使他人貧窮，爲什麼是自己貧窮的因呢？同時再以理性因果的眼光，去看物質因果，更是分道揚鑠。例如前舉的例，按理性因果來說，作強盜是因，搶到了錢也是因，他的果應該是將來也受強盜之害；行賄是因，達到行賄的目的也是因，他的果是按照他行賄而使別人所受的損害，將來也因別人行賄而自己受到損害。孝親是因，得到好名譽，雖不是因，乃是華報而不是果報，（華報在果報之前，如種子入地生芽，先開花，後結果。）他的果是將來也得到孝子的奉養；救人而得到人的酬謝，也是華報而不是果報，他的果是將來遇危難也被人救。固然有時因華報之優，折減了果報的成分，但是理性的因果，原則是由同類性質的事來表現，很少以華報代替果報的。至於無記性的因果，在理性因果裏，不佔重要位置，雖然也含有因果性質，只算一種習氣作用，若沒用附帶的善惡關係，是很少有人加以討論的。所以理性因果的主張，只是種善因，得善果，種惡因，得惡果，而其發展程序，不能如物質因果逐步表現，乃是莫之致而致，莫之爲而爲的自然現狀。

有許多主張物質因果的人，反對理性因果，他因爲看不出理性因果的發展程序，遂名之曰迷信。但是這一些人，對於物質因果真能澈底明白了嗎？而不盡然。可以隨便舉幾個例：史達林認爲科學營養是因，壽過百歲是果；貝利亞認爲效忠極權是因，富貴終身是果；毛澤東認爲人海戰術是因，打敗美國是果；最後都未能如願以償。因爲這本不是因果，他們知識短淺，認爲是由因果。歷代這類事，不勝枚舉，如安祿山以造反爲因，希望南面稱孤的果；王安石以變法爲因，希望國利民福的果；雖然有智愚公私的不同，都是盲人瞎馬，夜半深池，並不能把握因果的定率。自古以來，使群衆遭受痛苦的，以此類事件爲多，這可名之爲假想的物質因果。另一方面，對於理性因果，也有不懂而自以爲懂的。如南洋土人，殺人祀神，以及臺灣現在的拜拜，認爲惟有這樣，可得物阜年豐之果。古代如河伯娶婦之類，與此相同。比起假想的物質因果，爲害尙小，可以名之爲假想的理性因果。假想的理性因果，固是迷信，假想的物質因果，又何嘗不是迷信呢？這兩種因果，都不成其爲因果的。

不但假想的物質因果，屬於迷信，不值一論；即真正的物質因果，事

實具在，但是若不善用，也於人生有害無利。例如就不合理的物質因果而言，貪污可以得利，欺騙可以得名；更就理性因果而言，貪污與欺騙，皆另有其不良後果。世人信物質因果，不信任性因果，故貪污欺騙，遍於天下，不但害人，而且害己，其他事件，准此可以類推。

因果二字，既有這些分別，蔣夫人所說的因果，屬於某一類呢？當然不是假想因果，同時也不是物質因果，而的確確，屬於理性因果。因為假想因果，根本不成因果；物質因果，論利害不論善惡；理性因果，善惡即是利害。蔣夫人主張種好因，得好果；種惡因，得惡果，當然是理性因果了。同時她所說的「惡人常常得志，惡者得志，乃是一種幻象」，則屬於物質因果，惡人把握了物質因果，確可得志，但表面看似得志，而潛伏着未來的重大惡果，所以說是一種幻象。例如如民國以來的軍閥，大半不得善終，「將軍難免陣前亡」。他們若死於兩軍陣前，倒也不算稀奇，而他們都死得奇奇怪怪的出於意料之外。如袁世凱，陸建章，李純，徐樹錚，張作霖，吳俊陞，姜登選，楊宇霆，孫傳芳，儲玉璞，畢庶澄，張宗昌，馮玉祥，韓復榘，石友三，等等，他們由窮凶極惡而分崩裂土，乃是物質因果；最後不保首領，則是理性因果。由佛教來講，不保首領，尙是華報，果報不止於此。我們再看同時軍閥，作惡較少的，差不多壽終正寢，由此可證物質因果，不過是一時幻象，只有理性因果，是可靠的。有人說蔣夫人不是講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嗎？怎麼說不是物質因果呢？不錯，瓜與豆是物質因果，但向來以這兩句話作警喻，說明理性因果的可靠，與物質因果完全相同。利用瓜豆爲人所共知，以表示其準確性。蔣夫人的意思，也是如此，並不是專指瓜豆物質方面的事。

有人說理性因果，限於宗教方面的思想，這話殊不盡然。易經上說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」。書經上說：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」。又說：「惠迪吉，從逆凶，唯影響」。詩經上這一類話，尤不勝枚舉。左傳上記載這一類事，比物質因果，還要準確。清朝的彭希陳會寫過一部二十二史感應錄，專輯正史上的善惡報應等事，詩經書經易經及左傳，列爲中國的聖經，廿二史的作者，也都不是佛教徒，可見理性因果，不但是中國的傳統學說，而且歷代都有不可泯沒的事實，後世宗教家，不過加以邏輯解釋而使之發揚光大耳。

蔣夫人主張理性因果，並且說「無論個人，還是國家」。把這個因果率，由個人適用到國家，也是中國的傳統學說與事實。凡讀過歷史的人，都知道商朝的先人契，教民禮義；周朝的先人后稷，教民稼穡，功德最大。所以商朝傳國六百年，周朝傳國八百年，而且商朝末年雖衰而不弱，是紳士典型；周朝的末年，雖弱而不亡，是農民典型。又有一句相傳的話是「皋陶無後」。皋陶是舜時的司法部長，無後不是沒有後人，乃是舜的五臣，後人都爲天子，是皋陶無後之說根據左傳：「皋陶庭堅，不祀忽諸」。另有一個考據，是皋陶即伯益之父，伯益是秦朝始祖，伯益有後，也同於皋陶有後，可是秦朝二世而亡，比起契稷就相形見絀了。舜的五臣，契稷皋益之外，乃是大禹。禹治水功德最大，及身而爲天子，因爲報之最早，所以傳國只有四百年。商朝稍晚傳國六百年，周朝更晚，傳國八百年，這叫積之厚者流之光。譬如種子入土既久，則長出芽來，特別肥壯，也就是蔣夫人所說樹紋的譬喻。秦朝因皋陶的功德不如，並且以暴力取天下，更加斷喪，所以二世而亡。這是夏商周秦建國二千多年的理性因果，其中局部的盛衰起伏，若細加體驗，都不難於尋出。周秦之後，得天下最正的，莫過於漢唐宋明，所以這四個朝代，傳世最久，就中宋朝欺人寡婦孤兒，所以一傳之後，骨肉相殘，數傳之後，偏安不振。至於魏晉以下，忽起忽滅的朝代，尤不足道。大抵這類事有先人積善，後人更積善以充之，亦或爲惡以折之的；也有先人積惡，後人更積惡以充之，亦或爲善以補之的，其中乘除增減，頗爲微妙。國家由群衆組成，雖因群衆的善惡而定禍福，佛教所謂共業同償。但是作領袖的，關係尤爲重要。群衆的善惡，每因領袖爲轉移，大學說：「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；桀紂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」孟子說：「湯武與，則民好善，幽厲興，則民好暴。」現在蘇聯及中國大陸，人民雖欲不衆惡奉行，而不可得。領袖的自業，也是衆生的共業，將來同受惡報，更無疑義。不過被迫作惡，與自願作惡，可有輕重之分耳。這是理性因果，適用於國家，而國家亦不在個人以外的理由。有許多講科學的人，只信物質因果，不信任性因

善 提 樹 第十二期

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出版

發行者：善提樹雜誌社
社址：臺中市東區立德里
和平街卅九號二樓
名譽：章嘉呼 圖克圖
社長：朱
社址：朱
編輯者：善提樹編輯委員會
印刷者：中 臺 印 刷 廠
基隆：自由書局
臺北：善提樹經銷處
中正路一段十九號
新竹：新竹市北門街八十九號
桃園：中正路五十九號
臺中：瑞成書局
彰化：彰化市成功路三七號
嘉義：嘉義市大同里民生巷
臺南：臺南市中山路六七號
高雄：高雄市中區五福路
屏東：屏東市五福路
宜蘭：宜蘭市中山路
國外：香港跑馬地奕奕街卅六號三樓

各 地 分 銷 處
新 竹：新竹市北門街八十九號
桃 園：中正路五十九號
臺 中：瑞成書局
彰 化：彰化市成功路三七號
嘉 義：嘉義市大同里民生巷
臺 南：臺南市中山路六七號
高 雄：高雄市中區五福路
屏 東：屏東市五福路
宜 蘭：宜蘭市中山路
國 外：香港跑馬地奕奕街卅六號三樓

各大火車站販賣部均有代售
直接訂閱辦法：
一、訂閱全年二十元（港幣十元）
二、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
三、本刊訂閱號均爲「九〇二四」
四、訂閱者先向郵局索取訂閱單
五、訂閱者先向郵局索取訂閱單
六、訂閱者在通訊欄須註明份數期別

果，他認為主張理性因果的人，都是求功名富貴而不得，以此非難他人而自尋安慰。關於反駁這個說，我舉出一個大名鼎鼎的人來，明朝的方孝孺，明成祖親口許以大用，他不肯投降，被夷十族，這總得算是最不貪功名富貴的人了。但是他上給建文帝的深慮論，歷數各朝興亡之有餘，最後說：「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，豈取之易而守之難，數取之而數喪，公守之而不足何也。善智可以謀人，而不可以謀天。」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，即專重物質因果使然。承認善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，宋朝朱子說：「一天即理也。」即是崇信理性因果。明朝袁了凡四訓，屢舉行善得福的事，將物質因果，與理性因果，合而為一，豈是嚮壁虛造呢？

蔣夫人又說：「生命對於我們所有的人，都保有功過紀錄簿，我們到了最後，仍是我们行動的總和，本性是不能作假的。」這幾句話，由任何方面說，都是精闢之至！而由佛教來講，更是切當不移。功過紀錄簿，即指本性而言，本性怎樣能成功過紀錄簿呢？簡單的說來，就是行善的人，本性染而為善；行惡的人，本性染而為惡。但是佛教的解釋，比較精細而複雜。就是說人的念頭，在這個田裏，可以發榮滋長，決定了未來的一切。便有一個善的念頭，識田裏便有一個善的種子；有一個惡的念頭，識田裏便有一個惡的種子；有一個無記念頭，識田裏便有一個無記的種子。沒有無記的念頭，也就沒有無記的種子。識田裏，分別強弱先後，一個一個的成熟，強的先熟，弱的後熟，熟的時候，便感受或苦或樂。或不苦不樂的環境。因環境，又起念頭，因念頭，又成種子，這叫作因心生境，因境生心，心境相生，除了成佛以外，終古不會停止。同一種子成熟，為什麼有強弱先後呢？種子的條件是四個：第一是多，第二是專，第三是久，第四是佛力加被。第四限於出世善業，現在只講前三個。第一是同類種子最多，則力量強而提前成熟，如前舉軍閥殺人，不得善終，他們識田裏的種子，當然不全屬於殺人，但是殺人的種子特別多，所以提前成熟而死，只是殺人種子成熟的發端，全部報償，尙待他生。第二是種子雖不多而特別專，也可力量強而提前成熟。如梁武帝的都皇后因嫉妬好殺，墮落為蟒，乃是梁皇儼的起源。都皇后雖然嫉妬，不見得每天殺人，只因她嫉妬殺人的念頭，非常專一，所以提前成熟；又人到臨死時，念頭容易專一，佛書上記載一人臨死，他的女人用蠅拂子替他趕蒼蠅，悞拂在他的臉上，他因疼痛起了一念恨心，當時死去，便因此恨心，轉生為蛇。這也是念頭專一，種子提前成熟的例證。第三是種子雖不多也不專，但因在識田裏藏太久，也可因有力，超過了後來成熟的種子提前成熟。佛經上寫着佛在世時，有人來求出家，各位大羅漢用天眼看他由多生以前，未曾有過佛緣，不肯收留，佛自己收留了他，聽佛說法，立成羅漢。各位大羅漢問佛：這人向來沒有佛緣，今天竟成羅漢，因果之理安在？佛說：你們看的太近，這人在無量劫前，身為樵夫，上山遇虎，登樹躲避，虎咬樹將倒，這人在着急萬分之下，大喊一聲「南無佛」！只這一句佛，成爲種子，今天業已成熟。這是久而成熟的例證。近來有人談種子成熟的道理，只數多與專兩項，不談久而成熟，根據上述公案，久字當然是成熟條件之一；有人說：「若

照這種講法，作過惡事的人，他的識田中已有惡的種子，將來必定成熟，縱能再作善事，也無從挽救了。這話似是而非。不但今生作過惡事，識田中有了惡的種子；即使今生未作惡事，多生多劫的識田，何嘗沒有惡的種子。換言之：一個人的識田中，善惡種子，都是無量無邊的，重要的關斷，只在某類種子先熟，不同類的種子，不能同時成熟；若是善的種子不斷的成熟，則惡的種子永遠不熟。如佛經裏寫着釋迦佛在多劫以前爲凡夫時，見人捕魚，自己順手用杖打魚頭，應該受頭痛之報；見着僧人，說應該給他吃喂馬的麥子，應該受食馬麥之報。但是因爲釋迦佛在成佛以前，善的種子不斷成熟，致使多劫前的惡種子，沒有機會成熟，直到成佛以後，纔由示現了結。示現是佛教術語，猶言故意搬演，人到成佛以後，一切苦報，受如不受，只是故意表明，使人知道因必有果耳。談到這裏，還得再申明種子的兩項作用：第一是互助互碍的作用，同類的種子互助，異類的種子互碍。假使新增善的種子，與舊有善的種子，力量合併，便能提前成熟，這是互助；同時使舊有惡的種子，不易成熟，而舊有惡的種子如果太多，也使善的種子不易成熟，這是互碍。也就是前面說的多則易熟的道理，若是新增善的種子，准此類推。第二是過緣引發的作用，種子的成熟，雖由內部滋長，也待外緣引發，例如惡的種子，雖已迫近成熟，而外面不遇惡緣，也難成熟。漢朝的袁盎譴殺晁錯，因爲以前的善業種子成熟，轉世爲高僧，戒行精進，竟使殺晁錯的惡業種子，不得成熟，直到受了皇帝所賜沉香木，起了一念驕矜之心，惡業緣因而成熟，在腿上長了人的瘡，這是惡緣引發的起源。善的種子，也須外緣引發，如前舉避虎念佛的善業，在多劫以後，雖已將近成熟，若不往飯佛，也必不能立成羅漢。由相同的外緣引發，也必由相反的外緣阻礙，如轉世爲僧的戒行精進，便阻礙了殺晁錯的惡業成熟，若不飯佛而轉內邪法，也必阻礙了避虎念佛的善業成熟。這與種子的互助互碍，本是同一性質。不過互助互碍，由內力推動而言，這是由外緣引發而言。固然內力若不成熟，外緣也不易引發。但是外緣究竟可以參雜人力，並且人力不僅有助於外緣，而且有助的內力，我們若明白了這個道理，無論無始識田，善惡種子多寡，只是一味的存善念，出善言，行善事，這些善念善言善事，成爲新的種子，便妨礙了舊有惡種子的成熟，而幫助了舊有善種子的成熟；同時也作爲引發舊有善種成熟的外緣，更作爲阻礙舊有惡種成熟的外緣。若能這樣，能使識田內的善種繼續成熟，惡種永不成熟，佛教的基本教典，講究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便是這個道理。社會雖有行善事而獲惡報的，一部是定業難移，一是由於我們不能通三世而觀其種子成熟的次序。定業難移的究竟甚少，並且以佛法的力量，差不多的定業，皆可轉移；若通三世向觀察種子的內因外緣，則沒有一件事出此因果定率之外。這一部份學說，在佛教裏佔很大的位置，現在略談善惡種子的成熟，此外還有染淨種子，以及互薰不互薰諸義，陳義較深，姑且從略。只此善惡種子成熟方式，即可說明蔣夫人所說生命對於所有的人，保有功過紀錄簿，是顛撲不破的話。善惡種子的成熟，當然是行動的總和，種子蘊藏在識田之內，與生命爲一體，自不能像衣

服一樣，隨便穿上脫下。尤其蔣夫人所說：「本性正如深入樹心的樹紋一樣，是需要時間與養育來使之成長與發展的。我們便這樣一天天地寫下自己的命運，因為我們作了什麼，便必然成了什麼。」十足證明佛教善惡種子，次第成熟的義意。所以我不揣冒昧，用佛教的看法，加以詮釋。蔣夫人這篇文字，是闡析東方哲理，融合西方觀念，當然不是限於佛教，由此亦可看出東西哲人所公認的最高邏輯，生命法則，是相同的。這項知識當然是由於人類的普遍進化與高度文明所發現。

最後我要補充說明的，物質因果，以利害為是非，共產黨正在實行；理性因果，以善惡為利害，究竟什麼是善，什麼惡呢？可以直接了當來講：天地以好生為心，衆生以求生為主，凡關於救生的都是善，關於殺生的

代同門撰重印法寶壇經箋注序

余業障至深，賦性愚魯，重以少習軍事，國學空疏，故於方外聖賢，至理玄文，無甚深認識，惟執現實人生觀，汲汲於常途實踐職業，觀平藉口神道設教之邪淫祭祀，導人迷信，心焉惡之，一壇之末法僧尼，多應赴經懺謀生，形同巫覡，余於是誤會佛教，道教皆一壇之末法僧尼，多洋自得，以為納民軌物，而不知作阿鼻地獄業也。年前在本國國恩寺，偶見禪宗第六代祖法寶壇經，展卷讀之，見其破題兒第一遭，即致人念摩訶般若波羅密，開口便道：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，外人自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東方人有罪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有罪念佛求生東方，念佛往生難到。佛者覺也，從今日去，稱覺為師，若言皈依佛，佛在何處？若不見佛，憑何所歸？言却成妄等一連串直指心源法語，皆性而談，空諸依傍，破除一切迷信，不著前人一毫之理，如長劍倚天，寒光燭耀，語語皆中余心坎，余始恍然，知心佛不二之理，迥脫根塵，皆禁向空作禮，五體投地，由是實犯不可饒恕之重罪，漸漸更讀他經，尋常雲老和尚座下，得時近善友，益知佛教之偉大與究竟，尤非世間何宗之馬腹驢胎，頭出頭沒，又使余不知歷幾許塵劫，始得於此！茫茫苦海中，經之餘，自維道眼未開，無由廣度衆生，上報祖師恩德，因此提倡重印是經，以為流傳，使天下如我之無知妄作，謗僧毀寺，作聖泥罪業，猶自以為是者，得沾祖師遺澤，以補吾過，此區區術語難解者，因此照上海丁仲祐居士箋注本重印，而初機讀之，亦有藝術語難解者，因此照上海宗門之經，其中不無未契祖意之處，具眼作家，自能辨得，然初機讀之，亦無傷也，排印識

此
區

都是惡，所以佛教第一戒是殺，其餘各戒，都由與殺字有聯帶關係的事，推闡而出。有人說：若是照這樣講，我們反抗俄，要殺盡共匪俄寇，都是作惡的念頭了。我說：你為什麼要殺盡共匪俄寇？當然是為了救活更多的人類。自古建功立業，開疆拓土，也是藉口救民，但是那時的民，若不由他們去救，未必不能生活，所以他們所作的事，不見得都是善業。今天的事，確與古代不同。共匪俄寇所殺的人類，已超過了他們自己集團的數倍，而且將來還無所抵止。若容許共匪俄寇的存在，則良民勢無噍類。即如共匪欲減少中國人民一億，所以志在殺盡共匪的人，便是志在救活中國人民一億，所救的超過所殺的若干倍，而且不殺此少數，多數便不能救。反對共匪的人，每個念頭都在救人而不在殺人，能說不是善業嗎？

圖 畫
故 事

空中樓閣？

編者選述
江清水畫

從前有一個很愚笨的富翁，看見某處富人住的高樓大廈，非常莊嚴。他想：我有這麼多錢，為什麼不也造個高樓住住呢！於是打定主意，把工匠找來，吩咐工匠要照某處的高樓一樣的建築一所，恰巧某處的高樓大廈也是這個工匠所造，所以立刻大興土木，便開始打樁奠基，從某層建築起來。正在這時，富翁走來見了，大為懷疑，立刻找那工匠責問：「你要造什麼房屋？」工匠對他說：「不是造同某處一樣的高樓嗎？」這位笨伯聽了，頓時無明火起，大聲的說道：「你既明知是造高樓，下面這些要造什麼？」工匠一時被他問得莫名其妙，還不懂他的意思，富翁急對他說道：「我要造的是高樓，下面這一層並不需要，叫你造高樓就行了。」

工匠這纔明白，原來富翁是個笨伯，那裏築得起高樓來呢？

這個故事譬如有許多佛子，譬如不能從基礎精勤修學，便想速成道果，求為神通，猶如富翁的愚笨，想造空中樓閣一樣。

（百喻經）

